

避邪與祈福——中國獅文化的淵源及演變

江亞玉*

摘要

現實生活中的猛獸—獅子，曾進入許多世界古文明，成為尊貴、威猛、神聖的王者象徵。在不產獅子的中國，獅子非但具有上述的身分表徵，在民眾的心裡，獅子還有鎮邪除惡、招吉納祥的神能，是被賦予靈性的聖獸。自東漢以降，經過歷代嬗變演化，從宗教雕刻塑像到舞蹈技藝，從地理風水營造到常民生活用物，處處可看到各式獅子的身形、圖像；來自異邦的獅子完全融入中國的民俗文化，牠已脫離真實獅子的本相與本能，被中國化、世俗化，成為中國民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既是避邪物亦為吉祥物。

本文自獅文化的源頭：西亞、南亞古文明中的獅子，其所具有的象徵意義開始立說，再詳究獅子在中土的演化，從具象、寫實逐漸被藝術化，從宗教、貴族走向民間的歷程，最後探討獅和虎在民俗上的關連。藉此建立中國獅文化演變更完整的脈絡，瞭解其避邪與祈福的民俗意涵是民族吸納外來文化，並再予創新的成果，與世界其他地區之獅文化相較，中國獅文化顯得最具多樣性與獨特性。

關鍵詞：守護獅、中國獅文化、避邪物、吉祥物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一、前言

現今提到中國獅子的造型意象，最易讓人聯想到的是喜慶吉日中歡騰活躍的舞獅，以及靜靜踞守在墳墓、豪宅、寺廟之前擔任護衛的石獅。若再加上各式獅形的民藝作品、生活器物、宗教雕塑、與民俗觀念結合產生的避邪物、吉祥物，豐富多采的獅文化，儼然已是中國民俗文化特色之一。

中國不產獅子，牠是來自西域的貢品，為皇族豢養之物，真獸從未走出宮廷，牠的造像能普遍於民間，得到民眾的認同和喜愛，與魏晉南北朝到唐朝這段時間，佛教信仰盛行有很大的關係。佛教中的觀音菩薩，在印度、西藏、斯里蘭卡、東南亞都是男身，且其形象與王權息息相關。初傳中土直至南北朝，多被視為男性或作中性裝扮，在唐代，已有觀音女身的信仰，到了宋世才出現女身觀音的塑像及繪像，元時完全成為「聞聲救苦」慈悲的女性神祇。¹從男身到女身，從偉男子到慈藹女神，這種轉變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進而影響日本、朝鮮、越南等在歷史文化上與中國較有關聯的國家。獅子亦然，牠在漢朝進入中國之後，帶著原有威猛、尊貴的原始意涵，做為皇陵、貴家的護衛者；東晉以後，受到佛經記載、佛像雕塑、佛寺石窟建造的影響，獅子被認作佛菩薩的護法者，成為民眾心中祥瑞的象徵，並有了制邪除惡的厭勝功能；在東南沿海地域，因信仰、習俗的轉變，取代了「虎」，成為趨吉避凶的吉祥物。造型上也由具象摹真到想像奇巧，從威猛雄健轉變為親切逗趣。隨著獅子造型在中土的普遍化、本土化，唐朝以後，發展出獨特的「獅文化」，這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亦是民族文化再創造的成果，可與固有的「龍文化」、「虎文化」相頡頏，並自西向東、由北而南地傳布了整個中國，甚至海外鄰國亦深受影響。

二、獅文化的源頭

獅，此一猛獸的原產地為非洲，也存在於中亞、西亞、印度北部，在上古文明的記載裡，獅子都具有威猛、尊貴的象徵意義。西漢·張騫通西域、開絲

¹ 蕭登福，《道教地獄救主—太乙救苦天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頁218-224。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台北：法鼓文化，2009年），頁18-24。

路之後，獅子從此進入中國。《漢書·西域傳》載：烏弋山離國（今阿富汗坎大哈一帶）「烏弋地暑熱莽平，……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鬃形，尾端茸毛大如斗。」²《漢書·西域傳》贊曰：

孝武之世通西域，……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才力有餘，士馬彊盛。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圃。殊方異物，四面而至。³

這裡的「師子」即獅子。據《後漢書》，東漢·章帝章和元年、二年（87、88）、和帝永元十三年（101）與順帝陽嘉二年（133）時，月氏（今喀什米爾及阿富汗）一帶、安息（古波斯國名）和西域的疏勒國，都曾遣使送貢獅入獻。據統計，從《後漢書》到《明史》，單是歷代帝王本紀中，就有 21 次與貢獅有關的記載，最後一次見諸史冊者是清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使臣攜帶獅子到中國朝覲。⁴中國在納真獅為皇家園囿異獸的同時，也接受了獅子為萬獸之王的觀念。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既無獅字，師字也無動物「獅」之義，但《說文·犬部》狻：「狻，如獬豸，食虎豹，从犬夬聲。」《說文·虎部》虓：「虎竊（淺）毛謂之虓苗（貓）。」《說文·虎部》虓：「虎鳴也，从虎九聲，一曰師子。」所以，許慎所謂的「師子」，亦即似淺毛虎的獸——獅子。南朝梁·顧野王《玉篇》獅：「音師，猛獸也。」⁵明·張自烈《正字通》獅：「百獸之長，狀如虎而小，黃色頭大尾長，弭耳印鼻，聲吼如雷。牡者有鬃，尾大如斗。怒則威在齒，喜則威在尾，每一吼，百獸避易。」⁶

西域諸國會將獅子作為進獻中國的貢品，除了稀有之外，自與牠原本具有的象徵意義有關。我們要瞭解獅文化的演變，首先應溯源，看看產自西亞、南亞的獅子，在古文明中有著何種地位。

² 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96上，頁3889。

³ 同註2，頁3928。

⁴ 王儷閻，〈獅子的東來與本土化〉，《歷史月刊》192期（2004年1月），頁17。

⁵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23，頁110。

⁶ 明·張自烈，《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冊，頁94。

(一) 西亞

在古老的世界裡，獅子的圖像代表了權力和擁有統治者高貴的地位。在埃及，獅子與司陰府之神 Osiris 結合，是死亡、地獄的統治者；牠也被相信會保護靈魂；有時被擬人化成爲有獅子頭的女神 Sekhmet，傳統上認爲她可抵禦疾病和災害。⁷約建於西元前 2613~2489 年的獅身人面像—哈馬克希斯，象徵把人的智慧與獅子的勇猛集合於一身，是太陽神的化身，具復活之意涵，牠以匍匐臥姿，塑立在法老王哈夫拉的金字塔前，開創了以石獅守護帝王陵墓之先河。⁸埃及著名的貓首女神—巴斯特，是國王的保護神，護祐國王的江山、人民與身體；她的原型最初是獅頭女身。⁹在古埃及神話中，許多神都以動物的形象出現：戰神幻化爲獅首人身、死神幻化爲犬、復仇女神幻化爲獵豹、連家庭保護神都長著獅耳、拖著獅尾。¹⁰

西元前二、三世紀，希臘人統治埃及，他們見到了法老王哈夫拉金字塔前的獅身人面像—哈馬克希斯，希臘人稱之爲斯芬克司，牠是古希臘神話中，女首獅身並長有翅膀的怪物，據守在路口向過往行人出謎語，凡猜不中者都被她殺死。但她也可以避邪，因此她的像常放在墓碑和盾牌上。¹¹

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是古代巴比倫、亞述帝國的所在地，亞述國王喜以獵獅表現王威，藝術家就創作了許多以獵獅爲題材的作品刻於石上，至今傳世。他們不信來世，但對現世王宮建築十分重視；現存的薩爾貢二世的王宮殘址，可說是最典型的亞述建築之一。在此宮殿大門兩邊有一些人面獸身的雕像，還有一對高約 3 至 4 米的人頭獅身、鷹翼、牛腳的雕像。¹² 這種異類的組合，就是將守衛者忠誠的人性與猛禽勇獸結合，達到想像中最佳的護衛功能。

波斯即今之伊朗，國王、勇士亦以與獅搏鬥並戰勝之，象徵自身的勇猛與無敵，並雕刻事蹟於石上，留下許多獵獅圖。「1999 年在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

⁷ N. J. Saunders, *Animal Spirits* (Canad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ress, 1995), 頁 62。

⁸ 獅身人面像爲法老王哈夫拉的頭像加上獅子的身軀。李永東編，《埃及神話故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年)，頁 357-358。

⁹ 李永東編，《埃及神話故事》，頁 114。

¹⁰ 唐文著，《重返古希臘》(台北：圓神出版社，2005 年)，頁 89。

¹¹ 《希臘羅馬神話詞典》(台北縣：谷風出版社，1986 年)，頁 293。

¹² 周啟迪編，《世界上古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55。

發掘了隋初的虞弘墓。……曾出使波斯、吐谷渾、安息、月氏等國故地。墓中的漢白玉棺槨尤為珍貴，因棺槨上有雕鑿精美的宴飲圖、雀鳥圖、騎象捕獅、騎駝獵獅等圖案，有慘烈的人獅搏鬥（角鬥）圖景。人物形象均為高鼻深目尖頰，鬃髮濃鬚，展示出鮮明濃烈的異域風情。……那些獵獅的武士相貌皆似產獅的南亞、中亞、西亞人等。」¹³日人鳥居龍藏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探查中國滿洲海城時，發現獵獅圖樣的台石，他認為：

海城發現之獵獅圖樣，余深加研究，非薩山朝盛時之物，係後薩拉森時代伊斯蘭藝術中之圖樣也。……此臺石當屬唐代中期至遼代初期之物。……獵獅圖樣發源於亞述，傳統於波斯；尤以中興之薩山王朝藝術品中最多。此朝亡後，入伊斯蘭之阿拉伯政治時代，仍沿用之；於是此圖樣更入埃及，入拜占庭朝，復經中亞細亞入中國，由中國復入日本之奈良朝。¹⁴

由上述可知，獅子在西域代表了獸界的王者，若戰勝征服之，就象徵人有無上的智慧與威力。人們對獅子有敬有畏，更相信牠會護衛主人；這種觀念也被東亞的民族所接受。蕭兵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獅子：

從西亞、南亞到東南歐，獅子不但是高貴、暴力、權威的符號，而且是生命／死亡的象徵——它從來都是生命／死亡女神的侍從或竟「化身」。所以，它本身也帶著生／死、善／惡或光明／黑暗的兩重性。……女神或母神，有時以獅子為隨從、護衛，有時自身便化形為獅——這裡「化身」與「部從」往往一致，神的隨侍（動物）常常就是神的化形，這是世界神話史的通例。……其作為神性的猛獸，或者猛獸的意象化，則肯定具有避邪鎮惡的功能。¹⁵

獅子來到中國的初期，即帶著如此神聖超凡的意象；東晉之後，隨著源自南亞印度佛教信仰的盛行、佛教藝術的普遍化、本土化，中國文化裡的人獅關係顯得和諧、親近，彼此既非對立搏殺，亦非遙不可及。

¹³ 張箭，〈中國獅文化初探〉，《中西文化研究》第2期（2007年12月），頁111。

¹⁴ 鳥居龍藏著，陳念本譯，《滿蒙古蹟考》（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146-149。

¹⁵ 蕭兵，《避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3-54。

(二) 南亞

1. 印度的石獅

中國與印度的古文化本是各自獨立發展，到雅利安（Aryan）人從伏爾加河南下，通過伊朗高原，突破興都庫什山脈到達印度的五河、恆河流域，發展了雅利安文化，這個文化才是與漢文化交會的主流。¹⁶佛教在兩漢時經絲路傳入中土後，對中國的文學、音樂、舞蹈、雕刻、繪畫都有影響。印度是獅文化很發達的國家，現代印度的國徽圖案是由四頭相背而立蹲坐的雄獅組成，這個圖案乃根據古印度著名的阿育王石柱頂端獅像雕塑設計而成。摩揭陀國孔雀王朝第三代的國王阿育王（西元前 304-232）是一位皈依佛教的優婆塞（Upasaka 即居士），為佛教的護法者。在位期間，阿育王為了推廣佛教並要求人們遵守理法，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石柱，刻上敕令和教諭，稱為「法敕」。法敕多為一些道德方面的律令，「他命令他的官員：將他所頒倫理道德之詔書、敕令刊石立碑；每五年要出外巡察一次，給民眾施以道德上之教育，而且視教化民眾與一般政令之推行一樣重要。這些有關道德上之銘言及政令都刊石立柱于公共場所或大道。」¹⁷東晉時赴西天取經的高僧法顯（337-422），對此也有記載：「阿育王本於此作泥黎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獅子，柱上有銘記。」¹⁸又如：

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獅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¹⁹

由這段具神異色彩的文字紀錄，可看出獅子早已被視作佛教護法使者的化身。

¹⁶ 常任俠，〈中印文化的交流〉，《東方藝術叢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105。

¹⁷ H. C. Raychandhri 著，李志夫譯，〈阿育王評鑑〉，《中國佛教》24卷第10期（1980年7月），頁26。

¹⁸ 東晉·法顯，《佛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3。

¹⁹ 同註18，頁7。

2. 佛經中的譬喻

因佛祖釋迦牟尼被喻為人中獅子，獅子座（床）便是指佛祖的座席，後來又泛指寺院中佛、菩薩的台座以及佛教高僧說法時的座席。佛經原譯文中「獅子」皆寫作「師子」，〈大智度論〉稱：「佛為人中師子，佛所坐處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譬如今者國王坐處，亦名師子座。……師子四足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十六種外道中，一切降伏無畏。故名人師子。」²⁰〈維摩詰經〉卷下：「維摩詰即化為九萬師子床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訖。……觀師子座高大嚴好，見皆大喜。」²¹這種形容，在中國也廣為使用。《高僧傳》載：（道）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獅子座。」言竟，拂衣而遊。²²梁·簡文帝〈大法頌〉并序：「乃是披如來之衣，登獅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三清之殷勤，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²³

在佛教中因佛陀以無畏聲音說法，如同獅子咆哮，所以稱佛陀說法為「師子吼」。〈維摩詰經〉卷上：「為師子吼，十方聞聲。」²⁴〈大智度論〉偈說：「譬如師子，百獸之王，為小虫吼，為眾所笑，若在虎狼，猛獸之中，奮迅大吼，智人所可。」²⁵〈大方廣佛華嚴經〉：「如師子王哮吼之時，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之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應知亦爾。諸菩薩聞增長功德，有所得者聞皆退散。」²⁶意即當佛陀說法時，眾菩薩興起勇猛之心求取無上菩提，因此外道、惡魔怖畏退散。此外，諸佛菩薩攝化眾生的法門也稱為「獅子法」；

²⁰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7，大藏經刊行委員會，《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25 冊，頁 111。以下簡稱《大正藏》。

²¹ 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下，〈香積品第十〉，《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14 冊，頁 532。

²² 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7，道生傳，頁 256。

²³ 清·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卷 13，頁 138。

²⁴ 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佛國品第一〉，《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14 冊，頁 519。

²⁵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25 冊，頁 78。

²⁶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10 冊，頁 432。

將獅子的睡臥之姿，美化作自我的修身要求，故把比丘臥法稱為「獅子臥」。〈侍者經〉中世尊告訴阿難：「汝臥當如師子臥法。……獸王師子，晝為食行，行已入窟。若欲眠時，足足相累，伸尾在後，右脅而臥。過夜平旦，回顧視身，若獸王師子，其身不正，見已不喜；若獸王師子，其身周正，見已便喜。」²⁷獅子身中蟲，略稱為獅蟲，比喻處於佛門中卻破壞佛法者。〈蓮華面經〉說：「譬如，師子命絕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陸。所有眾生不敢食彼師子身肉。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²⁸獅子乳用來比喻菩提心。〈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如來師子菩提心乳，著無量劫業煩惱乳大海之中，悉令壞滅直過無礙。」²⁹佛經中有關獅子的重要比喻，還有三十二相中「上身如師子相」、「師子頰相」；三昧中有「師子游戲三昧」、「師子奮迅三昧」等。

3. 佛菩薩之坐騎、持物

文殊菩薩是中國佛教的四大菩薩之一，為釋迦牟尼的右脅侍，專司「智能」，常與司「理德」的左脅侍普賢並稱。文殊菩薩頂結五髻，手持寶劍，表示智能銳利；其塑像多騎獅子，表示智能威猛。還有藏傳佛教的騎吼觀音（又稱獅吼觀音），其造像為觀音菩薩騎在一頭白獅上。密宗至高無上的本尊大日如來（有的稱盧舍那佛，又稱毘盧遮那佛）為諸法之王，於諸法中變化無礙，自由化身。在密宗曼荼羅裡，大日如來居五佛之中，也以獅子為座。在佛教的畫像和塑像中，佛與菩薩常常手持一兩樣法器，佛教稱之為「持物」，象徵其救度眾生的大悲誓願，以及度化之種種善巧方便，而每一種持物都有其深密的象徵與意涵。例如，力波羅蜜菩薩，其尊形便右手握荷葉，葉上有一獅，坐在蓮花座上。以獅子為持物，在經典中的意涵是「獅子象徵勇健菩提心，也象徵智慧，能噉盡一切煩惱無遺。」³⁰

總之，獅子是與佛教有因緣的動物中，具正面象徵意義、極為重要者，是佛教吉祥物的標誌。相較於獅子在西亞古文明中本有的形象，地位更為提升。

²⁷ 東晉·瞿曇僧伽提譯，〈中阿含經〉卷 8 〈侍者經〉，《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1 冊，頁 473。

²⁸ 隋·那連提耶舍譯，〈蓮華面經〉卷上，《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12 冊，頁 1072。

²⁹ 同註 26。

³⁰ 全佛編輯部，《佛教的持物》（台北：全佛文化，2000 年），頁 188。

三、獅文化在中國的演變

有些學者認為古籍中的猛獸狻猊，也作狻鬘，即獅子，早在先秦時代，中國就有關於獅子的記載或藝術品。³¹《爾雅·釋獸》：「狻鬘，如虤貓，食虎豹。」晉·郭璞注：「即獅子也，出西域。」³²《穆天子傳》卷一：「狻猊、野馬，走五百里。」晉·郭璞注：「狻猊，獅子，亦食虎豹。」³³受此說影響，以後的文人多把狻猊視為獅子。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先秦、秦漢典籍中的狻猊(鬘)不是獅子，不過由於郭璞的誤解，漢魏時期獅子和獅觀念傳入後，漸漸有用狻猊(鬘)代替獅子的情況。³⁴獅子在中國的演化，是從具象、寫實逐漸被藝術化，從宗教、貴族走向民間的。

(一) 鎮墓避邪的神獸

據中國出土文物，目前可見最早有關獅子的實物是山東省嘉祥縣武梁祠前的一對石獅，據考，建於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

石獅東西相對而立，為立體圓雕，體下鏤空，四肢叉開邁步，但基本上是站立的姿式。……整個獅子刻得粗壯有力，有一種威武雄渾的氣勢。與石雙闕被矗立在武氏墓地神道口，組成整個墓地建築組群的序幕。……由於對獅子充滿神異感，所以把獅子做為石刻藝術題材，突出地表現其威武、雄健和凶猛的形象，恰好起到了墓地神道口守衛者的作用。從武氏石闕銘，可知石獅與石闕同時雕造於建於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

³⁵

在此石闕的闕身四面刻有畫像或花紋，刻有樓閣、人物、車騎、故事、神靈、

³¹ 劉自兵，〈佛教東傳與獅子文化〉，《東南文化》203期(2008年第3期)，頁48。

林偉功，〈中國獅文化初探〉，《國父紀念館刊》第7期(2005年5月)，頁174-175。

³²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爾雅》(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卷10，頁327。

³³ 《穆天子傳》(上海：上海商務書局，1965年)卷1，頁4下。《穆天子傳》是晉代從戰國魏王墓中發現的古籍之一。

³⁴ 同註13，頁108-109。

³⁵ 蔣英炬、吳文棋，《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青島：山東美術出版社，1995年)，頁7-16。

異獸、鋪首等，³⁶漢代畫像石上的祥禽有鶴、鳳，瑞獸有虎、龍、熊、鹿，獨不見獅，由此可知，這時守墓的獅子尚未被中土接受為祥瑞之物，只被當作異獸，但因是稀少的貢物而顯珍貴，受到崇敬。其原始威猛雄偉的形象來自西亞、印度，被相信能鎮邪驅惡並守護逝世者。

(二) 護衛神明的靈獸

南北朝時期佛教昌盛，由於帝王篤信，貴族常捨宅為寺，石窟、寺院大量產生，佛教藝術隨之傳播。北魏時，獅子已被成雙塑立在石窟佛像基座之下、成對出現在佛寺門外了。洛陽龍門古陽洞有石獅一對、河南龍門石窟刻有三對六隻護法獅子、陝西西安碑林藏有一北魏彌勒造像，下刻有雙獅。北齊時代觀音菩薩、思惟菩薩、文殊菩薩座下皆刻有相對而臥的雙獅。³⁷《洛陽伽藍記》永寧寺：「寺院牆皆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拱門前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飾加以珠玉，莊嚴煥炳，土所未聞。」³⁸魏晉時，描寫道教仙界的《十州三島》也記載：「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多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又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³⁹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獅子在佛教裡常是菩薩坐騎，在道教中亦然，多隨侍在天尊旁側。唐·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張仁表太乙救苦天尊驗〉：太乙救苦天尊拯救地獄中人，祂「坐五色蓮花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⁴⁰道經〈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眾真侍座，元始天

³⁶ 蔣英炬、楊愛國，《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97。

³⁷ 朱國榮，《中國獅子雕塑藝術》（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頁7-8。

李靜杰、田軍編，《你應該知道的200件佛像》（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頁82、98、102、104、109、146、147、150。

³⁸ 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學津討原本，1991年）卷1，頁13。

³⁹ 《十州三島》，見宋·張君房輯，《雲笈七籤》（上海：商務印書館，1967年），卷26，第2冊，頁196。

⁴⁰ 《道教靈驗記》，見《雲笈七籤》，卷118，第5冊，頁818。

蕭登福：「此說乃是九頭獅子共拉蓮花座；但今人所塑太乙救苦天尊像，大都理解成一隻獅子有九個頭；這應是受《西遊記》的影響。」《道教地獄救主—太乙救苦天尊》，頁69。

尊懸坐空浮五色獅子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⁴¹〈太上洞玄靈寶十師度人妙經〉：「爾時，仙人見是神化不可思議，復有天尊無量百千，皆在七寶獅子座上。」⁴²〈太一救苦護身妙經〉：「又見天尊化一帝君，足躡蓮花，手持如意，圓光照耀，九頭獅子，左右隨從，乘空而去。又見天尊化一真人，足躡蓮花，手放神光，上通九天，下通九地，九頭獅子，左右隨從，乘空而去。又見真人化一女子，身著火錦襯衣，被髮跣足，躡於蓮花，手持金剛，圓光照耀，九頭獅子口吐火焰，遶於身形，乘空而去。……天尊說經畢竟，大會之中，群仙唱善，獅子能語，鳳凰能言，魚龍成人，枯朽還生。」⁴³

由是可知，獅子不論在佛教或道教的信仰中，都是寺院宮觀建築常見避邪鎮鬼、隨從神明的靈獸。

（三）驅崇祈福的獅舞

獅舞為中國獅文化重要內涵和表現形式之一，初起時有驅崇逐鬼之意，亦即是具有「古儺禮遺意」。⁴⁴因為獅子是祥瑞的神獸也是制邪的猛獸，所以總在吉慶的活動中出現。漢代的百戲已見人扮化成動物，《漢書·西域傳》云：「孝武之世……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⁴⁵漫衍是指表演者揮舞長達八丈的龍形、巨大的魚形物，做激水噴霧、蜿蜒綿長的行列變化；角抵，則是以人與人角力，或人與扮演獸形者搏鬥演出。漢代角抵遊戲的特點是著重在模擬動物的動作，扮演動物者穿著特定的服飾，以象徵此動物的形象。《漢書·禮樂志》：「治竿員五人，楚鼓員五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注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注曰：「著假面者也。」⁴⁶也就是人化裝成蝦、魚、師子的樣子

⁴¹ 明·白雲齋，〈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冊，卷1，頁1。

⁴² 明·白雲齋，〈太上洞玄靈寶十師度人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0冊，頁457。

⁴³ 明·白雲齋，〈太一救苦護身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0冊，頁514、515。

⁴⁴ 吳騰達，《台灣民間舞獅之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頁26。

⁴⁵ 同註2，卷96下，頁3928。

⁴⁶ 漢·班固，《漢書·禮樂志第二》（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1073、1075。

做表演，但人數很少。

北魏·楊銜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著長秋寺在佛像出行時，熱鬧非凡的場景：

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獅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彩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⁴⁷

這裡的獅子不可能是真獅，換言之，即是以人扮演。在佛教的慶典活動裡，以獅子舞在前面開路，並有爬竿、走索、雜技、幻術等街頭表演，藉此招引觀眾。表演獅子舞，要穿戴象徵獅子的服裝道具，這就需要知曉獅子的形狀相貌；但中國不產獅子，民間對獅子外表形狀的印象主要是來自圖像或雕塑，再加上傳聞與想像。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出兵討伐林邑（今越南中部），

愨自奮請行。……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潰散，遂克林邑。⁴⁸

以上事例，說明獅子形象此時已傳入江南，宗愨是南陽人，他對獅子有了威猛無敵、百獸畏懼的觀念，在軍事活動中加以巧妙利用，故能克敵制勝。

獅子舞，在唐代宮廷、貴家是作為燕樂中的一個部分。元稹與白居易的詩〈西涼伎〉都描寫了獅子舞，元稹詩曰：

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擲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一作姬）醉舞筋骨柔。⁴⁹

白居易則吟：

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鑲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耳，鼓舞跳樑前致辭。⁵⁰

⁴⁷ 同註 38，卷 1，頁 39。

⁴⁸ 梁·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卷 76〈宗愨傳〉，頁 1971-1972。

⁴⁹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19 元稹，第 12 冊，頁 4616。

二詩說明了獅舞生動而真切的演出情形。唐代宮廷樂舞的「立部伎」有「太平樂」等八部，其中《太平樂》採用了民間的獅子舞。《通典》卷 146「坐立部伎」：

「太平樂」，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獅子驚獸，出於西南夷天竺、獅子等國。綴毛為衣，人居其中，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抃舞以從之，服飾皆作昆侖象。⁵¹

獅子舞進入宮廷後，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創新，人數增多，除共同表演獅子舞藝外，還有龐大的伴唱隊，高唱「太平樂」。《樂府雜錄》「龜茲部」：

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⁵²

我們由舞獅時，獅子郎執紅拂子在前導引逗弄獅子，與至今流傳的獅子舞形式差不多完全一致，可以看出人獅之間是遊戲式的和諧互動，並非對立搏鬥，這實在是中國獅子舞很大的特色。黎國韜認為：「唐時實以昆侖稱西南某人種，故『獅子舞』出於西南無可疑。……此舞自西南傳入龜茲後，常盛演之，後部分融入龜茲樂，故《樂府雜錄》始以之入龜茲部。」⁵³但獅子舞的來源也可能和漢代的百戲雜技表演有關，《文獻通考》云：

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按、都盧尋幢、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掛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漱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⁵⁴

所以，獅舞於六朝時已確實存在，唐時規模擴大，之後，逐漸脫離了宮廷、宗教，普遍於民間，最終成為兼具雜耍與舞蹈的節慶娛樂。

⁵⁰ 同註 49，卷 427 白居易，第 13 冊，頁 4701。

⁵¹ 唐·杜佑，《通典》（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87 年）卷 146，頁 761。

⁵²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4。

⁵³ 黎國韜，〈竹竿子補證〉，《民俗曲藝》145 期（2004 年 9 月），頁 213。

⁵⁴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147 樂考，散樂百戲，頁 1287。

(四) 守護家宅的瑞獸

唐代，獅子藝術達到鼎盛：帝后陵墓前有石獅鎮守、寺廟貴家門前立雙獅、⁵⁵佛教造像以獅子為菩薩坐騎、宮廷有獅子樂舞、生活器皿上裝飾獅之圖案、文人詩文中引獅為喻、或作駿馬之名，⁵⁶獅子造型逐漸本土化，並被賦予更多美好的祈願與祥瑞的象徵。

貞觀九年，西域進貢獅子，秘書監虞世南獻上著名的《獅子賦》，以鋪張揚厲之筆描寫獅子的神武無敵：

其為狀也，則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鈎爪鋸牙，藏鋒畜銳，弭耳宛足，伺閑借勢。暨乎奮鬣舐唇，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道兕於齧齧，屈巴蛇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吼則江河震蕩。……仰元風之至淳，服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⁵⁷

此文突顯了獅子百獸之王的地位。之後，盛唐牛上士也寫《獅子賦》誇言獅威：

故其方頤蹙額，隅目高睨，攫地蹲踞，騰空抑揚。簇拳毛以被頸，縷柔毳以為裳。逢之者碎，犀象聞而頓伏；值之者破，鷓鴣不敢飛翔。……怒雙睛以電射，揭一吼而雷震。……頓金鎖而長縻，閉鐵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懷舊國而愁慕。⁵⁸

其意大致不出虞世南之文，但文末他的慨嘆，表現獅子亦如人，有思鄉之情；將獅子賦予人性，似乎既可憐又可親。開元文士閻隨侯則寫有《鎮座石獅子賦》：

有西域之奇獸，顯嘉名於古今。因匠石之著像，非虞羅之所擒。若乃良牧見悅，觀者同欽，以可重而作鎮，將制猛以示心。仁而能馴，似悅君子之德；獸用不擾，無假虞人之箴。爾其拂拭為容，剖斲成質，臨玉篔

⁵⁵ 唐代的十八座帝王陵墓都有石獅守衛，佛教寺院門旁常置立石獅。朱國榮，《中國獅子雕塑藝術》，頁9-12。

⁵⁶ 獅子花、獅子驄皆駿馬名。杜甫，七古詩〈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張鷟《朝野僉載》卷5：「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駿曳地，號曰獅子驄。」

⁵⁷ 清·董誥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38 虞世南，第2冊，頁1396。

⁵⁸ 同註57，卷398 牛上士，第4冊，頁4061。

而雙麗，向雕楹而對出。形勢雄壯，似生入戶之風；浮彩輕明，欲奪臨軒之日。……威懾百城，褰帷見之而增懼，坐鎮千里，伏猛無勞於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擾；有齒不噬，更表於徇良。⁵⁹

從此文可知，獅子已更進一步地接近民眾生活。其藝術造型通過匠人的想像、雕飾，在唐代已成雙地出現在屋戶內外；牠雖仍有威猛之形，卻已是守護家宅，徇良的仁瑞之獸。此後這種威而不怒、蹲坐鎮守的形象，成為雕塑石獅的主流。

近年在中國出土的佛塔地宮古物裡，可見到許多刻繪獅子的器物。陝西省臨潼縣慶山寺的佛塔地宮，有一唐代石質門扉，上刻有兩位護法天王—獅首人身，具威猛強悍之姿。⁶⁰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佛塔地宮內，發現了唐三彩獅子，還有最珍貴的漢白玉阿育王塔，其中置有佛指，塔的周圍刻有護法獅子。⁶¹據考古研究，唐墓之中作為陪葬明器的動物雕塑，有鎮墓獸、駱駝、驢、馬、牛、獅、虎、狗、羊、兔、雞、鴨；又發現有獅型枕、石雕母獅等。⁶²1997年河南鄭州開元寺佛塔塔基整理出一批北宋遺物，有一石棺浮雕佛涅槃後弟子送葬圖。十位弟子哀傷不已，獅子受到感動，以獨特的方式表達皈依佛法的心境。⁶³由上述可看出，唐代藝術化的獅子已脫離現實生中的本相、本能，顯得更為親民，不僅能在墓外護衛，也可進入人身後的世界，護祐地下生活。

（五）常民生活中吉祥的象徵

宋、遼、金時獅子形象應用更廣，完全走入民間與世俗生活融合。宋代重陽節蒸糕上的粉製飾物，稱為「獅蠻」。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重陽》：

九月重陽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遣送，上插小旗，……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遊人最盛。⁶⁴

⁵⁹ 同註 57，卷 400 閻隨侯，第 4 冊，頁 4083-4084。

⁶⁰ 辛革，《佛塔考古寶藏》（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 年），頁 51。

⁶¹ 同註 60，頁 67。

⁶²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部，《唐三彩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 年），頁 166-167。

⁶³ 同註 60，頁 22。

⁶⁴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年），頁 51。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九月》亦有相同的記載：

兼之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麵蒸糕……名曰「重陽糕」。禁中閣分及貴家，相為饋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獅蠻，……或如五色彈兒皆入韻果糖霜，名之「獅蠻栗糕」，供襯進酒，以應節序。⁶⁵

因宋人已接受獅子具保平安祥瑞之意涵，才會在重陽登高避疫的節俗中，將應節食品雕琢粉飾，做出獅子蠻王之形，取名作「獅蠻」。晉代已有重陽節食蓬餌（粉糕）的習俗，最初帶有避邪的用意；明清時又稱之為花糕，有的地方在糕上放羊、有的置鹿；這種放置動物麵塑的做法是從宋人放置獅子的做法沿襲而來的。⁶⁶《東京夢華錄·十二月》又寫到：「此月雖無節序，而豪貴之家，遇雪則開筵，塑雪獅、裝雪燈、雪□，以會親舊。」⁶⁷由此可知，有富貴吉祥之意的獅型物，在宋代應極常見。

研究雕塑藝術的朱國榮說：

獅子頸脖上常佩有項飾，掛著響鈴及纓絡，有的還有鍊條，代表獅子野性的收斂，表示已被馴化。……宋代獅子的姿態多樣，含意繼續朝喜慶吉祥的方向發展，形成了雄獅持繡球、雌獅擁幼獅成對配置的雕造形式。⁶⁸

在獅子世俗化的過程中，獅子家族化、擬人化的造型，充分顯現中國獅文化獨特的特色，如：公獅、母獅對立相望，公獅咧嘴露齒、母獅閉口含笑，母獅和幼獅親密嬉戲。獅子雖是群居動物，但中國歷代僅有單隻的獅子入貢，以上的型態，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看見，所以完全是心理想像的反映，體現重視家族和樂、以家庭為本位的傳統思想。建於金代的蘆溝橋，望柱上面就有著群獅造型，後經元、明、清各朝增添雕刻型態別異的石獅，大獅或背或抱或踩小獅，子獅或藏或露在親獅的身旁，變化萬千，難以計算，成為中國獅與建築工藝結合最有名的作品。

⁶⁵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同註 64，頁 164。

⁶⁶ 楊琳，〈話說重陽糕〉，《文史知識》總 209 期（1988 年第 11 期），頁 85、86。

⁶⁷ 同註 64，頁 61。

⁶⁸ 朱國榮，《中國獅子雕塑藝術》（上海：上海書店，1996 年），頁 14、15。

元代蒙古人建立的帝國，地跨亞、歐，囊括了獅子產地的中亞、西亞部分地區。元人崇尚勇猛，於是獅子圖象開始滲入服裝用具。《元史·輿服志》已出現零星記載，如儀衛鎧甲「覆膊、掩心、捍股，制以皮，或為虎紋、獅子紋」。「車輿，除不得用龍鳳紋外，……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縵」。儀衛中的門旗隊監門將軍穿「紫羅繡獅子襖襠，紅錦襯袍」。左右衛甲騎隊「馬青(披)金毛獅子甲，珂飾」等等。⁶⁹因武官的腰帶上飾有獅子、蠻王的圖案以象徵勇猛，後用「獅蠻」稱武官的腰帶。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二：「輕閃過，掙住獅蠻，恨(狠)心不捨。用平生勇力，抱入懷來，鞍轡一納。」⁷⁰元·紀君祥《趙氏孤兒》第三摺：「按獅蠻拽札起錦征袍，把龍泉扯離出沙魚鞘。」⁷¹元·鄭光祖《虎牢關三戰呂布》第一摺：「呂布云：『畫戟金冠戰馬奔，征袍鎧甲帶獅蠻。』」又「上陣處磕搭的掙住獅蠻，交馬處滴溜撲摔下雕鞍。」⁷²在戲曲中可看到如此的形容，足見「獅蠻」為武者腰帶的含意已被普遍認知。

明清時期，獅子不再限於尊貴威嚴身分的象徵，以獅為造型的用物普及於民間日常生活之中；在吉祥的裝飾藝術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漢語中同樣的發音可有多個不同的字，因而使吉祥圖案的內容與用字，產生聯想，例如：「柿」「獅」「事」、「蝠」「佛」「福」、「鶴」「合」「賀」等。明代盛行以獅子形象與諧音結合，表達內心的企盼，例如：兩頭獅子和靈芝（形似如意）意為事事如意；兩頭獅子和花瓶喻事事平安；雄獅與小獅並立為「太師少師」，因太師、少師為古代輔弼天子為政的高官，地位顯赫，故喻官運亨通、代代相傳，亦有子孫昌盛、步步高升之意。明代二品武官的官服上綴有獅子圖像的徽飾，名曰「獅子補」，但明·沈德符在《野獲編·補遺》，卷三〈兵部·武弁僭服〉說：「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為常服。」⁷³所以，衣著上有獅子圖像已非顯達者專有，是

⁶⁹ 明·宋濂，《元史·輿服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78，頁1941、1943。卷79，頁1977、1992。

⁷⁰ 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上本，頁27。

⁷¹ 元·紀君祥，〈趙氏孤兒〉，《全元雜劇》初編第7冊（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頁27。

⁷² 元·鄭光祖，〈虎牢關三戰呂布〉，《全元雜劇》二編第14冊（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頁14、28。

⁷³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焚燬叢刊》史部4），頁654。

健兒常有的衣飾。明清兩代流行在玉件佩飾、書房文玩、印紐、⁷⁴燈臺、燭臺、香座、碗盤花飾、幼兒玩具、衣帽紋樣，附加上趨吉避凶、形態各異的獅子；至於在栓馬椿、栓娃娃石、門墩、柱腳、橋頭、樑柱撐拱上常見雕刻獅型，則兼具了鎮邪與美化的功能。

四、獅和虎的民俗意涵

獅子進入中國後，人們逐漸確定了牠「萬獸之王」的地位，尤其牠是從宮廷、貴族、宗教走向民間，更顯得具有尊貴神聖性。獅子在中國的地位，實際經歷了四個階段：異物→神獸→靈獸→瑞獸。經過這一演化，獅子才最終確立了瑞獸的地位。⁷⁵獅子雖高大威猛，因不產於中國，百姓從未受其侵害；反觀傳統中的「萬獸之王」老虎，在現實生活中對人們具有實際的傷害性，大家因畏才生敬，而獅子就不會有威脅性；流行於秦漢的「四靈」：龍鳳龜麟，或為傳聞中的動物、或為皇族專用，不可逾越分際濫用。因此民眾非常歡迎既可鎮惡又能納祥且威儀更勝於虎的獅子，故獅得以與中國固有的虎並列爭鋒，同樣兼具避邪與祈福的民俗意涵。

1975年6月中國大陸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了一個原始墓葬，墓主的左右以蚌殼塑虎龍的圖形，被稱做「中華第一龍虎」，學者推測墓主為距今6500年前的伏羲。⁷⁶不論墓主是誰，從古書的紀載、殉葬物、岩畫、畫像石、畫像磚可以證明虎在中國上古時即已是圖騰崇拜物。許多的人虎鬥、人射虎的圖像正如西亞的獵獅圖，表現出人虎爭存的事實，藉以頌揚勇士戰勝猛獸的大無畏精神。虎被歷代各族有崇山觀念的人民，奉為山神敬拜；虎可以象徵威猛、雄武，所以虎符、虎帳、虎賁、虎皮等與軍威、權威相關的用詞於焉產生。民俗信仰中更以虎能食鬼、鎮邪、去病，故避邪鎮魔物中多刻虎頭、繪兇猛之虎圖；取虎骨投潭水處，引起龍（水神）與虎爭鬥，可以致雨；祭祀虎則可祈子、保嬰，因此生命禮俗中的麵食與幼兒衣物鞋枕皆作虎形，以求驅邪、求福，並當作聯

⁷⁴ 蕭兵：印章可以用為避邪物，主要因為它是「權威的標幟」或「權力的符號」。……在印紐上多用龍、鳳、龜、麟、獅、虎等猛獸靈物的造型，以加強其威懾與鎮魔功能。同註15，頁125、130。

⁷⁵ 楊玉榮，〈獅的文化解讀〉，《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6卷第3期（2008年6月），頁31。

⁷⁶ 汪玢玲，《中國虎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0-22。

繫親屬關係必備之禮品。民間傳說中以虎為主角者，例如：神虎、義虎、靈虎、虎媒、虎化人、人化虎、人虎婚、虎姑婆、虎相是貴人命格等故事，非常多見；成語、諺語以虎為喻者，例如：狐假虎威、為虎作倀、如虎添翼、虎臂熊腰、虎毒不食子、一山難容二虎、虎落平陽被犬欺等也頗為常用。可見虎文化在民間既淵遠流長又具普遍性。曹振峰以民俗學的角度探討虎文化的涵義，他說：

早在石器時代，中國便有以各種動物做圖騰標幟的部族。在部族漫長遷移、衝突和融合中，形成了虎龍合一的新文化。直到秦、漢建立統一帝國後，龍成為君王權力象徵，此後「龍顯於天，虎隱於地」，虎隱入民間，成了人民的吉祥物和保護神。……虎是生命的象徵、婚姻的標誌，民藝虎中，雙身虎象徵兩姓交合，三頭虎和多頭虎即象徵生命的繁衍。……商周時期軍士的頭盔、胸甲的造型和虎頭紋樣，都變成了今天民藝虎中小兒虎頭帽、鞋創意的源頭。……值得注意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銅虎尊造型，虎的鼻子上出現了「王」字。……戰國時期，楚國墓葬中的漆虎明器，頭上有班條紋。陝西關中和寶雞等地的民藝虎便受鎮墓獸影響，讓虎口吐出紅色的長舌頭。⁷⁷

這些自古以來的民俗傳統，因南北朝至唐朝獅文化之興盛，獅威逐漸並駕於虎威，且虎頭與獅頭造型近似，在許多地區，獅型逐漸取代了虎型，成為避邪、護身的符號。

傳統的民俗文化都是萬物有靈的信仰，人們以某種厭勝方法或有形的物件，積極克服災害，表現出人對神祕世界也能有主宰的能力，藉由避邪物在心理上對抗災難、禍殃以及鬼崇妖怪。而禳災與祈福實一體之兩面，許多避邪物、厭勝物同時也是吉祥物。蕭兵認為：

中國人的辨證思維認為禍福相倚，善惡互轉，任何一種消極因素都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以毒攻毒、以夷制夷，就是這種思想的精粹。……五毒辟邪、饕餮鎮惡，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⁷⁸

上古青銅器上的饕餮紋，經學者考證就是虎的形象；⁷⁹民間相信虎能禦凶、食

⁷⁷ 曹振峰，〈中國的虎文化〉，《漢聲雜誌》第20期（1989年3月），頁13、14、16、27、28。

⁷⁸ 同註15，頁24。

鬼魅的起因可能源於此。在以動物形象為主題的避邪物中，「虎」的運用遍及中國各族；而崇虎信仰在漢人社會中，以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最為普遍；在長江以南，尤其是東南沿海閩粵臺地區，則以獅子取代了老虎，成為兼具避邪與祈福功能的動物。原因之一應是自古相傳獅比虎強，歷代多有描述老虎避讓獅子的記載。北魏《洛陽伽藍記》：

北魏永安末年（529年），醜奴破，（獅子）始達京師。（孝）莊帝（528~530年在位）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⁸⁰

宋時，「近有貢獅子者，……疑非真。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貼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為真獅子焉。」⁸¹元時，皇帝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獠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⁸²以上的記述史書無載，也不符合現實生活中獅子與老虎的本性，所以應是文人刻意塑造獅威，以強調獅勝虎。再者，華南雖產虎，但民眾並未將其視為祖神、山神，沒有虎圖騰的信仰崇拜；現實生活中卻可能會受到虎的侵害，所以對虎充滿矛盾情感，既以虎為保護神又以為凶神。獅子養在皇宮內苑，人民不會受到獅害，且獅子具有富貴的象徵。當然最重要的是佛教信仰的影響，獅子是佛教中護法的靈獸、徵吉納祥的瑞獸，其神聖威嚴的形象深入民心；所以，民宅門楣上懸掛獅頭，既可避邪又能招福。謝宗榮在討論「辟邪獸面」時說：

……長久以來獅子在中國黃河、長江流域為主的漢人文化中的意義，多偏向於神聖、吉祥一面；而在閩南以致於台灣，獅子文化確有了頗為不同的發展形貌，成為具有民間信仰功能的辟邪物主要母題之一，從動態的舞獅，到靜態形式而具有裝飾意味的吉祥鎮宅獅，以至於與七星劍或

⁷⁹ 簡榮聰，〈台灣與中國的虎文化〉，《台灣源流》第9期（1998年3月），頁101。

⁸⁰ 同註38，卷3，頁134。

⁸¹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下貢獅子，頁335。

⁸²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24帝廷神獸，頁289。

桃木劍結合的辟邪劍獅，獅子的意義已發展出相當不同的精神內涵，形成台灣地區十分具在地化特色的獅文化。⁸³

以獅之形象爲主的避邪物頗爲多樣化，其中可避除路橋村寨周遭各類陰害之物，護路守橋，以保行旅平安的獅頭石敢當；⁸⁴爲求宅吉人安，懸掛或雕塑在門楣的獅子啣劍獸牌；置放在屋頂上方或村里外，以祈避風防災的風獅爺；此三者最爲特殊，是中土東南沿海漢民族的地域特色。

五、結語

縱觀兩千年來中華民族獅文化的發展，我們可以知道：獅子於漢朝帶著牠在原產地萬獸之王、尊者護衛、威猛神武的形象進入中國，東漢末年，王公貴族的墓前石獅就被認爲具有鎮懾邪魔、保護墓主靈魂平安的神力。此時獅子與中國固有的守墓石獸：天祿、辟邪、鎮墓獸在外型上雖判然有別，功能上則是無異。南北朝至唐朝，佛教盛行，在佛經中，獅子既是佛的護法神獸，亦爲佛的化身，可當菩薩坐騎，也是睿智、威嚴的象徵。由於尊佛崇法之心，獅子的地位就被提升爲有靈性、具人性的動物。雖然民衆多未見過真獅，但獅子總在具有宗教性、富貴氣的時空下出現，所以，獅子已成爲人們心中的吉祥瑞獸。獅子在造型上開始「中國化」與「本土化」；象徵涵義除了「避邪」，更增添了「祈福」。宋代是獅子「世俗化」的起始，自此以降至清朝，獅子的造型與日用器物結合，完全融入常民生活；升斗小民的屋頂、門楣、宅外、路口，可以獅形物來鎮宅避邪；室內擺設、文玩、男性衣飾、幼兒用具，可以獅形表現勇健，表達祈福、禳災的心理願望。獅子舞更爲流行普及，成爲民間娛樂，並與雜技、武術結合，發明各種高難度技藝；其表演方式及獅子扮相，因地域分做南北兩派，各具特色；又隨著漢人的遷移，傳播至海外。

西域的獅子和獅文化傳入中國後，從貴族、宗教走向民間社會，與華夏民族固有的雕刻、歌舞技藝、民俗信仰結合，創新發展出了：蹲踞於豪門寺廟前，

⁸³ 謝宗榮，《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台北縣：博揚文化，2003年），頁83、84。

⁸⁴ 石敢當最簡單的形制即一石碑上刻「石敢當」三字，或再冠上泰山兩字，成爲「泰山石敢當」。但石敢當也常附加其它符號以增加厭勝能力，例如：獅首、啣劍獅頭、太極八卦圖等。

威嚴莊重的坐獅；有鎮邪納吉功能，兼具娛樂與武技的舞獅；除魔驅厲且護宅保安的風水獅。避邪與祈福是中國獅文化最重要的意涵，表現的方式豐富多采，不但在世界獅文化中顯得獨樹一幟，更使得中國獅子的造型、意象，成為最具特色的民族產物。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穆天子傳》（上海：上海商務書局，1965年）。
- 《十三經注疏·爾雅》（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
- 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 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14冊，NO.474。
-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25冊，NO.1509。
- 東晉·法顯，《佛國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 東晉·瞿曇僧伽提譯，〈中阿含經〉，《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1冊，NO.26。
-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學津討原本，1991年）。
- 梁·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隋·那連提耶舍譯，〈蓮華面經〉，《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12冊，NO.386。
- 唐·杜佑，《通典》（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87年）。
-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10冊，NO.279。
-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 宋·張君房輯，《雲笈七籤》（上海：商務印書館，1967年）。
-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
- 元·紀君祥，〈趙氏孤兒〉，《全元雜劇》（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元·鄭光祖，〈虎牢關三戰呂布〉，《全元雜劇》（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
- 明·宋濂，《元史》（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明·沈德符，《野獲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明·張自烈，《正字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白雲霽，〈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冊。
- 明·白雲霽，〈太上洞玄靈寶十師度人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0冊。
- 明·白雲霽，〈太一救苦護身妙經〉，《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0冊。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董誥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清·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二、專書

-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台北：法鼓文化，2009年）。
- 朱國榮，《中國獅子雕塑藝術》（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
- 全佛編輯部，《佛教的持物》（台北：全佛文化，2000年）。
- 汪玢玲，《中國虎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辛革，《佛塔考古寶藏》（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年）。
- 吳騰達，《台灣民間舞獅之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
- 李永東編，《埃及神話故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
- 李靜杰、田軍編，《你應該知道的200件佛像》（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
- 谷風出版社編輯部，《希臘羅馬神話詞典》（台北縣：谷風出版社，1986年）。
- 周啓迪編，《世界上古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唐文著，《重返古希臘》（台北：圓神出版社，2005年）。
- 常任俠，〈中印文化的交流〉，《東方藝術叢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部，《唐三彩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年）。
- 烏居龍藏著，陳念本譯，《滿蒙古蹟考》（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
-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
- 蔣英炬、吳文棋，《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青島：山東美術出版社，1995年）。
- 蔣英炬、楊愛國，《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謝宗榮，《台灣的信仰文化與裝飾藝術》（台北縣：博揚文化，2003年）。
- 蕭兵，《避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蕭登福，《道教地獄救主—太乙救苦天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
- N. J. Saunders, *Animal Sprits* (Canad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ress, 1995)。

三、期刊論文

- 王儷閻，〈獅子的東來與本土化〉，《歷史月刊》第192期（2004年1月）。
- 林偉功，〈中國獅文化初探〉，《國父紀念館刊》第7期（2005年5月）。
- 曹振峰，〈中國的虎文化〉，《漢聲雜誌》第20期（1989年3月）。
- 張箭，〈中國獅文化初探〉，《中西文化研究》第2期（2007年12月）。
- 楊玉榮，〈獅的文化解讀〉，《湖北民族學報》卷26第3期（2008年6月）。
- 楊琳，〈話說重陽糕〉，《文史知識》總209期（1988年第11期）。
- 黎國韜，〈竹竿子補證〉，《民俗曲藝》第145期（2004年9月）。
- 劉自兵，〈佛教東傳與獅子文化〉，《東南文化》第203期（2008年第3期）。
- 簡榮聰，〈台灣與中國的虎文化〉，《台灣源流》第9期（1998年3月）。
- H. C. Raychandhri 著，李志夫譯，〈阿育王評鑑〉，《中國佛教》卷24第10期（1980年7月）。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on Culture: Exorcism and Blessing

Ya-yu Jiang*

Abstract

The lion in real life is a beast. In many ancient civilizations, lions were seen as honorable and brave, and were the symbol of Nobles. Lions in ancient China were also believed to have this same identity.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good luck, Chinese thought lions could get rid of evil spirits. After the dynasty of Dong-Han, lions have been represented in sculptures, folk dancing, structures of Feng-shui, and artistic decorations.

Originally, the Chinese lion culture was from the West as well as southern Asia and brought to China in the Han Dynasty; however, lio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ms in terms of folk culture. In comparison with lion cultures 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Chinese lion culture is varied and unique.

Keywords: Guardian Lion, Chinese Lion Culture, Talisman, Mascot

*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